

子于的「艷陽」

高全之

——玄室書簡之五

××兄：

一直想寫點關於「艷陽」集的意見給您，做為舊作「子于的人生觀照」一文的補充。那篇文章談到子于第一本短篇小說集「摸索」，以及第二本（「艷陽」集）七篇裏的四篇。漏了三篇，漏了對整本書做一次省視。粗略講，這本書主要關心兩件事：臺灣的（學校與家庭）教育、婚姻；關心兩種人：臺灣的學生、中年人。兩相交錯：「艷陽」、「開鎖」、「看海」、「婚事」，談的是教育問題，後兩篇延涉及學校畢業以後的婚姻；「火燒雲」、「嶺上」，則談中年人的婚姻。這樣區分當然過於簡單。

子于強調環境移人，使人不由自主。唯考主義的學校教育，勢利專制的父母，都是他不同意的社會壓力；「看海」的女主角即使不是「自找的」，「照樣沒什麼用」，仍然被遺棄。寫學生，他總以一種俯臨的觀察，忽略他們本身不苟同的能力；如「艷陽」、「開鎖」、「看海」。有別於此的，如「婚事」呼應「瓷瓶」那種「不受人擺佈」的姿態。寫亂世中年人的悲歡離合，取平行對待的觀察，有一種無可奈何的感覺。「嶺上」並

不像附記所說：「缺點什麼」。它捕捉到一種不自知的迷惘，「想掙脫什麼的那團迷惘」。相對於「瞎蒼蠅」（「摸索」集）那種酒後學蒼蠅飛的趣味，它具有近似白先勇「臺北人」那種不自知的力量。也許重要的是超越一切的，人的適應能力，一種恬然處得失的心境；「高處總是眼亮」、「瞎蒼蠅」（「摸索」集）的結局是如此，「婚事」，「瓷瓶」也是如此。這麼看，「艷陽」的女老師在男學生身上，「火燒雲」的女主角在舊情人身上，印證自己年輕的形象，則洋溢著生的喜悅。臺灣寫小說的朋友，難得這麼嚴肅的傳達過喜悅。如果說子于慣用並排連續的對話，暗示環境移人龐大而重覆的壓力，那份恬淡（乃至喜悅），我想，是使這些對話反覆迴繞，而不致生厭的主要原因。

子于真有一肚子話要說。即使他曉得「寫成發表以後，寫的人也就沒資格說這說那了」，他仍然分別為「艷陽」集每篇小說寫一篇後記。其中「瓷瓶後記」疑惑於小說家讀書取向與容量如何取捨。十三期書評書目月刊短評主張「作家要多讀書」，以不讀書為作家「寫了一兩本書之後，繼續寫的作品就很少有新鮮的內容和情感」的原因。我想，讀書是否能拓展經驗領域，助益創作，先決條件仍然在於作家是否有能力讀「沈從文自傳」（十月出版社，五八年十月初版）所說的那本「大書」：生活。不能用心生活的作家，即令學富五車，也不過助長姚一葦「藝術的奧秘」中提示的，近代藝術一種炫學的趨勢。

讀書的容量與取向，也許是批評家值得再三深思的問題。蕭公權「問學諫往錄」（傳記文學社）就主張：學者在「大膽假設，小心求證」之前，要「放眼」讀有關的書，以不受一家的言論所惑限。

這本書列為驚聲文藝叢書之二五，驚聲文物供應公司印行，民國六十一年五月初版。封面錯把子于印成子予，這「勾當」，「當然是胡鬧」。